



仰頭看明月 寄情千里光

深切悼念熙如法師示寂

劉繼漢

六月廿三日我與匆匆從「洛陽書院」為歡迎西北師範學院國畫系唐俊卿副教授的一次筆會回來，內子從裡屋出來交給我一封鄭頌英居士來自上海的信，我急忙展箋；因為畫佛像事正急等頌老的指示。當我看到信尾時，祇見頌老寫道：「熙如法師已經圓寂。」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登時使我驚呆了，我久久不能言語，癡癡地佇立着，內子見狀，急忙問我怎麼了，我方才驚醒，對她說：「熙如法師去世了。」她驚問道：「是沈九成先生嗎？」我含着眼淚道：「正是他老人家。」登時全家充滿了悲哀與肅穆的氣氛。家母悲傷地說：「前不久來信還不是好好的，怎麼說走就走了呢？」是啊！我深深地凝望着弘一大師手書的「生死無常，幻緣虛假」的那幀印刷的法書，眼淚禁不住簾簾地掉了下來；人生就如春夢一場，覺者自有夢醒時，迷者至死不覺悟。熙如法師——這位大善知識，在了却了塵緣後，顯比丘相示寂於娑婆，達到了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大涅槃境界，何等灑脫，何等自在。但作為一個受其教益良多的晚輩，畢竟在感情上承受不了這種永訣的悲痛，我實在難以表達對他老人家的思念與哀悼之情……

當我第一次捧讀由鄭頌老自上海賜閱的「內明」及「香港佛

教」時，就深深地為這兩本佛教刊物那美麗的畫幅、廣博精深的內涵所吸引，這在當時內地佛教剛剛復甦的時候，這兩本刊物無疑就如久旱的甘霖，雨後的陽光，使人舒心，令人贊嘆。嗣後承何老澤霖居士恩允，常年按月賜閱。從此遂與「內明」、「香港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某年家姐自穗歸里對我說，她見到了沈九成先生，說沈老儀表非凡，學養極高；並說他看到了我在「香港佛教」上發表的文章，寫得很好，囑家姐轉達我，今後能給「內明」寫些稿件。我聽了後既高興又慚愧，總覺得自己的一番苦心未白費，能得到前輩的賞識，但更感到自身才疏學淺，更激勵我要不斷精進，不斷用功。我懷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向沈老奉上了我的第一篇稿件和書信。不久即接到沈老的回信，對我的稿件極加誇獎；勉勵我要多寫並告訴我不久即發我稿子，看到他老一手勁秀的草體手書，看到他字裏行間充滿慈愛的言詞，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從此遂與沈老結下了深厚的文字因緣，鴻雁往返，互通音訊，情意彌篤。

古人云：「與賢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我能得識沈老，實可謂得遇聖賢，久久受之熏習，使

我有所長進而不自覺也。當我捧讀由澤霖公自港賜閱的由許智銘居士彙編的有關「佛法中『愛』及『邪正分別』問題」的專集「內弘明集」一書時，我被沈老那一身狷介之正氣、精深之佛學、淵博之學識、犀利之筆鋒震攝了，盡管我以前對某些前輩學者多有敬仰之心，但當讀了沈老一篇篇字如瓊珠、擲地有聲的鴻文時，我很快匍匐於沈老腳下，使我親身感受到「寧可身受地獄苦，不把佛法作人情」此語的真正含義，也使我真正明白了「弘揚正法」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話；說實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有關佛法教理的爭辯，亦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佛門之中並非一團和氣；人們常說「清淨佛門不清淨」看來並非危言聳聽。我不能不說在通篇拜讀了「內弘明集」關於「愛」及「邪正分別」問題的全部論文後，我受到了極大的教益和感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收獲，我不僅在沈老的文章中看到了智慧之光，聽到了莊嚴之音，還從他的文章中拜讀了以我庸碌之身在那浩如烟海的經典中無法拜讀的精妙妙言，於是我認定以沈老為師，執弟子禮。盡管路途遙遙，緣慳一拜，但我以虔敬之心遙叩南天，沈老亦就與我心息相通了。

戊辰之夏，家妹赴滬公差，在上海佛教居士林與沈老相遇，時沈老應上海佛教居士林之邀，為上海居士開講「波羅密多心經」，家妹適逢勝會，法緣殊勝，當講經完畢，沈老得識家妹時，極為高興，向家妹詢問了我的情況，並一再囑家妹向我問好，並囑家妹轉告我，不久將刊發我的幾篇文章，並說我的文章可讀性強，很得讀者好評，一再囑家妹轉告我多為「內明」撰稿，功德殊勝，聽了家妹轉達的沈老口信時，心中無限感奮，自勵決不辜負沈老的厚望。但時隔不久接沈老自港來信說：「……弟夏間去滬講學後返港已披剃出家，仍料理「內明」編務，一切如常，勿以為念，令妹在滬聽我講心經，信亦有緣，亦為我問好……納弟熙如手啓。」我在看完信後熱淚盈眶，不知是喜是悲，但我認定沈老確乃菩薩轉世，先以居士身應世度化眾生，最終顯出比丘身以耀佛門，實不可思議之大因緣。我當即奉書沈老乞納我為皈依弟子，並請沈老為我所繪的太虛大師，圓瑛法師先賢畫像題贊。

不久即接沈老手書云：「辱荷謬許，愧不敢當，弟初作沙彌，猶在學地；囑為太虛大師等古德畫像題字萬不可行，蓋德淺福薄，何能匹侔先德？辱及幽冥？敬祈諒宥，兄我有緣，互相切磋佛學，不必拘執名象。」但隨信賜我兩幀彩照以作留念。附註曰：「附賤照兩幀。一為出家後在中道學會講經時所攝，一為在復旦大學哲學系講學時所攝。」奉讀手書，凝視照片，更使我萌生崇敬之心，一是西裝革履，文彩飛揚的學者風度，一是緇衣披身莊嚴肅穆的和尚身影，時隔數月，判若兩人，令人贊嘆不已，這倒使我聯想起悲天憫人的弘一大師的光輝形象，盡管他們經歷迥異，但他們歸途翕然，盡管熙如法師僧臘較短，但他們覺性如一。稱熙如法師為當代高僧亦不為過也。

古賢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辯問，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舉有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當今佛門不辯邪正，不分是非，一團和氣之弊端，使後來初學人不知適從，執迷不悟，實有危及佛法教理弘揚之勢也。熙如法師作為「內明」佛刊的主編，他深感責任重大，故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獨樹大旗，剛正不阿，與諸邪說爭辯不休，使原來表面看上去一片寧靜的佛教界激起陣陣漣漪，正如芭蕉翁詩句中所云：「古潭蛙躍入，止水起清音」，使教理越辯越明，使正氣蒸蒸日上，「內明」雜誌實乃近世佛教界一本出類拔萃的刊物。熙如法師對此當功不唐捐，他的業績當永載史冊。每憶及此，作為一個晚輩，盡管他老未允我之所請，納我為他的皈依弟子，但他老在每封信中字裏行間之所宣流，及賜我照片之舉，豈非默允我之所請乎？我對他老感激、懷念之情油然而生。

東坡居士有言：「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每念及人生之短暫，每想起熙如法師驟然之西歸，悲淚就奪眶而出，我將永銘法師對我的厚愛，步法師之後塵，為弘揚正法竭盡畢生之精力，南無阿彌陀佛！